

学林

◀ (上接9版)

丘”。如是思惟已,着衣持钵入城乞食,食后向沙树林间。入树林已,于一树下敷尼师檀坐,观所诵法,知谁是?为毘耶离比丘是?为客比丘是?如是观已,知毘耶离比丘不是,知阿盘提达嚩那婆多国诸客比丘是。

对整个事件十分积极,起核心推动作用的是耶舍、三浮陀和离婆多三位,以及结束时在毗舍离的一切去。耶舍、三浮陀和离婆多公开反对“十事”,耶舍和离婆多还与跋耆比丘有过正面交锋。因此,跋耆比丘理当不会选此三人为自己的代表,而是选择诸如沙兰这样本身立场并不十分坚定的上座。至于一切去,他是在场比丘中最德高望重的上座,《五分律》卷30说一切去是“于阎浮提沙门释子中最为上座,得阿罗汉三明六通,亦是阿难最大弟子”,如果真为阿难大弟子,则年龄当在百岁以上了,或只是指他是在世的阿难弟子中年龄最大的。《铜碟律》卷22提到“有名为一切去之地上[最高龄]僧伽长老,是阿难之弟子,由受具足戒至今已一百二十年,住于毘舍离城”。鉴于当时一切去住在毗舍离应该有一段时间了,跋耆比丘推选他为自己的代表也是合情合理的。由此分析可得,《铜碟律》关于东西方比丘各自所推选的四位长老的记载相对比较合理。

其次,虽然此次结集的八位长老各自出身于何地难以判断,但问题的实质是有关戒律的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争论,不能简化为如《十诵律》或学界一般认为的只是东方跋耆比丘与西方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其中还涉及不同比丘之间的年龄代际差异和个人立场等问题。

佛灭百年之后,朱木那河畔的摩偷罗已经成为佛教的西部中心,与之相对,毗舍离及其不远处的摩揭陀国都华氏城作为佛陀在世时弘化的核心区域,是佛教的东部中心。东部是传统的传教区域,是佛教徒眼中的“中国”,而西方则是佛教的新兴教区,是佛教徒眼中的

边地。然而东部经过佛灭后百来年的经济发展,社会风貌有诸多变化,商业的繁荣以及货币的广泛使用就是其中之一。在来自西方的耶舍等长老明确提出“十事非法”,特别是不得接受金银施舍的问题之前,不少身在东方的上座可能如同沙兰长老那样,已默认此现象存在,并没有太多的思考。但当问题被提出之后,原本没有明确立场的东方上座们(未必出身东方,或只是立场不明)比一般年轻的比丘更可能回归严格的传统戒律。

因此,跋耆比丘所代表的是东方一群要求适应社会现状、改革戒律的激进派比丘,而西方摩偷罗、阿盘提、达嚩那、婆多国等地的上座则代表了希望维持传统戒律的保守派比丘。当时有一百二十位波利邑比丘(据《五分律》卷30记载,他们都是阿难弟子,其中至少有六十位是头陀行者)跟随耶舍前往三浮陀与离婆多处宣说跋耆比丘之非法,因此,西方保守派在一些材料里又被称为“波利邑”比丘。几位起关键作用的长老和波利邑一百二十位比丘都是阿难的弟子,推算起来,应该都是耄耋之年了,与激进派比丘相比,差异可能并不只是东西方的地域差别,更有年龄与代沟的问题。最终的七百结集,核心的八人小组均是年纪较大的长老,因此,原本跋耆激进派比丘与西方保守派长老的对抗,演变为八位上座长老对“十事”的决断。当长老们一致通过“十事非法”的决议后,与会的大多数鉴于上座们的声望与实际修持,没有提出异议也是情理之中。因此,七百结集并非保守派与激进派在僧团集会上的一次正面交会和了断,而是僧团的保守派长老们对于传统戒律的再次强调与声明。这也直接导致了激进派此后另开炉灶,单独举行了万人的“大合诵”。

不同部派史料中的叙事差异

目前关于“十事非法”或第二次结集所用的材料,以《铜碟

律》《十诵律》《四分律》《五分律》《岛王统史》为核心。这几份材料均出自上座系,是否能够秉公而论或未可知,但史料多处记载了跋耆比丘的不堪。

首先,跋耆比丘为自己行为开脱的理由不是就事论事的分析,而是地域至上的观点。如《四分律》卷54,毗舍离比丘对离婆多弟子说:“彼波夷那、波梨二国比丘共诤,世尊出在波夷那国”;《十诵律》卷60,“毘耶离比丘,是有法语。阿盘提、达嚩那婆多国诸比丘,不是法语。一切诸佛皆出东方,长上座莫与毘耶离中国比丘鬪诤”。因为佛陀出身东方,所以一切法应以东方比丘的实践为导轨。正如印顺法师所言:“东方比丘以佛法的正统自居……这不是与佛世闍那所说‘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的意境相同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上)》,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1页)

其次,按照上座系的广律记载,跋耆比丘在与西方上座部长老的斗争中常常使用不光彩的手段。譬如,在毗舍离与耶舍长老的斗争中,跋耆比丘先是将乞讨获得的金银钱财主动分予耶舍,有利益均沾甚至收买的意思。被耶舍长老拒绝后,跋耆比丘又要求耶舍向毗舍离的在家信众做下意羯磨,耶舍顺水推舟再次向信众宣传比丘收受金银钱财非法,最终跋耆比丘决议将耶舍从毗舍离驱逐。以上便是双方第一回合的斗争。接下来,在耶舍以及三浮陀、离婆多等上座的推动下,毗舍离“十事非法”之事在西边传开,跋耆比丘派人到萨寒若国与当时西方教团德高望重的离婆多长老沟通,得知长老也反对“十事”后,竟用物资收买长老的徒弟致使后者被长老逐出师门,此时,跋耆来的比丘又主动提出收被逐者为徒,是为第二个回合的斗争。之后便是西方诸长老来到毗舍离联合当地的长老召集了七百人的大会。从离婆多弟子被跋耆来的比丘收买并收为徒弟一事来看,似乎暗示跋耆比丘的激进主义思想对一些年轻比丘而言或有一定的吸引力。

再次,佛陀最初制定戒律的地方就在毗舍离,因须提那迦兰陀子“行淫”而制(《五分律》卷30)。在律典里,跋耆族的比丘于佛陀在世的时代似乎就名声不佳,关于他们的记载多是一些负面的事例,现部分列举如下:

《五分律》卷一:“佛在王舍城。时有跋耆邑比丘名孙陀罗难陀,众所知识供养恭敬,不乐修梵行,作外道仪法、白衣仪法;行杀、盗、淫种种恶事。彼诸居士不信乐佛法者,呵责言:‘云何沙门释子作如此恶?’处处咸言:‘孙陀罗比丘亦受五欲乐,此等比丘无沙门行,无婆罗门行;不受沙门法,不受婆罗门法。此等比丘所不游处,皆得善利!’恶声流布遍闻天下。”(此事在《十诵律》《萨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里均有记载)

南传《经分别》卷四:“尔时,众多毘舍离出身之跋耆比丘,恣意饮食、恣意睡眠、恣意沐浴。恣意饮食、睡眠、沐浴,不如理作意、不舍戒、戒羸不告示而行不净之法。”

南传《捷度》卷十七:“时,是日行布萨。提婆达多从座而起,令取筹,曰:诸友!我等至沙门瞿昙处,请求五事,曰:‘世尊以无数之方便,赞叹少欲……食鱼肉者有罪。’沙门瞿昙不许此五事。我等持此五事而住。具寿忍此五事者请取筹!时,毘舍离之跋耆子有比丘五百人,新出家而不明辨事。彼等思此是法、律、师教而取筹。时,提婆达多破僧伽,率五百比丘向象头山去。”

律典中有关于跋耆比丘的描述,多集中于佛陀在世时,他们不守戒律,生活中恣意而行,其行为甚至都不符合“婆罗门行”。更有甚者,在佛陀晚年提婆达多企图分裂教团的事件中,提婆达多所带领的自僧团中分裂而出的五百比丘也都是跋耆族的。可见,以律典为主的上座系的史料中,跋耆比丘是一个名声不佳、形象负面的团体。

最后,如果我们考察“根本分裂”的另一方即大众系的《摩诃僧祇律》中关于七百结集的描述,与对立的上座系的记载进行比较,就可以从一些细节中看出立场的不同。首先,相对其他几部广律,《摩诃僧祇律》关于七百结集的记述是最简略的,只有区区800多字;其次,《摩诃僧祇律》也没有提到跋耆比丘收买耶舍和离婆多弟子的事,双方的冲突被大大淡化;再次,其他几部广律里提到的推举八位上座决定“十事”的记载(《摩诃僧祇律》也没有。虽然也规定了比丘不得受金银钱财布施,但《摩诃僧祇律》中没有提到“十事非法”,而代之以“五净法”,“何等五?一者制限净,乃至风俗净”,具体而言,就是“须钵者求钵、须衣者求衣、须药

者求药,无有方便得求金银及钱,如是诸长老应当随顺学”(《摩诃僧祇律》卷33)。

从戒律之争到“根本分裂”

从上座部的立场出发,“十事非法”是十分明确的原则,因此,记录的重点在于禁止十事。从《摩诃僧祇律》的角度看,“五净法”显然是从肯定的角度去叙述,重点在于阐明应该怎么做。两者立场的对立十分鲜明。毗舍离的跋耆族比丘当为最初大众部的重要源头之一,《摩诃僧祇律》作为大众部系统的广律,对于七百结集之原因及其背后的种种冲突,自然与上座系广律的记载着墨点有所不同,且有明显避重就轻之感。然而,虽没有完全涉及“十事”,《摩诃僧祇律》亦承认僧团成员不得乞求金银及钱这样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反映了当时跋耆比丘僧团内部也有赞成“十事”或至少认为求金银非法的人。那么其他那些坚持“十事”可行的比丘呢?被上座长老们判为非法的跋耆比丘及其支持者,另行召集了一万人进行结集,史称“大合诵”。《岛王统史》(卷5)以批判的口吻提到:

彼等于某处所辑录之经移至其他之处,于五部破坏法、义。比丘等于异门说、无异门说、了义、不了义亦皆不分辨,彼等从佛陀密意所说,放置于余处,彼等诸比丘,于文中失去众多之[真]义。彼等弃一部甚深之经、律而作类似奇异之经、律。

也就是说,另行结集且人数占大多数的跋耆比丘,不仅仅只是否认“十事非法”,更进一步重新改订原有的经、律。新的经典的产生为新生派系的成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材料中提到的“奇异之经、律”或许是指该类经典包含更多的神异叙事,这也符合部分后出典籍的发展趋势。

行笔至此,或许可以说,七百结集造成的上座部与大众部的根本分裂,原则上未必是佛教教团东西部的分裂,而是基于“十事”是否如法而形成的分裂,包括了东方跋耆比丘自己内部的分裂(参加七百结集的跋耆族比丘可能更倾向于“十事非法”,而参与大合诵的跋耆比丘则反对“十事非法”)。将东方派等同于赞成“十事”或戒律松弛,将西方派视为反对“十事”或戒律严格,似有脸谱化之嫌。不论何地,年轻比丘更可能倾向于东方多数派的激进主义,这又牵涉到比丘代际之间的差异。从人数上看,七百结集与万人的大合诵相差悬殊,后者因人数众多后来逐渐被称为大众部,但此时(“根本分裂”)距离佛教僧团形成有鲜明特色的部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摩偷罗是印度神祇大黑天的出生地。